

联合国 大会



SEP 7 1991

PROVISIONAL

A/46/PV.8
2 October 1991

CHINESE

UNISA COLLECTION

大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第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1年9月25日星期三,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希哈比先生 (沙特阿拉伯)
嗣后: 珉先生 (副主席) (缅甸)
——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先生讲话
——一般性辩论(9): (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根舍先生(德国)
钱其琛先生(中国)
赫德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迪恩斯特比埃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 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91-61240

上午10时20分开会

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先生讲话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大会将首先听取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先生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佩雷斯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来到国际社会代表的面前,为得是表达我国对我们时代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并重申我们对谅解和团结的承诺。

但是,在开始我的发言之前,我要向萨米尔·希哈比先生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46届会议主席表示我最诚挚的祝贺,并代表委内瑞拉向加入本组织的国家——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大韩民国、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表示我们热烈的欢迎。

这些审议是在对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下定义和发展中国家不能缺席的时候举行的。

我们在此出席大会的国家必须确保这个特殊时代的重要意义不会减弱或失色,这些突破性变化所带来的大有希望的势头常盛不衰。

在可怕的核威慑委婉语的笼罩下发生的一次次的对抗,不妥协 and 僵硬立场,一次次毫无结果和意义的争论已被我们抛在身后。

一个较少冲突的世界的前景不应使我们推迟行动或回避我们面临的挑战和矛盾。这些挑战和矛盾有些是旧的,有些是新的,是从一个仍然以不平等和不公正影响历史事件的两极化世界遗留下来的。建设和平不光需要以一种革新眼光看待仍旧存在的冲突,而且需要用一种革新的眼光看待人类绝大多数正在经受的迫切的经济和社会

问题以及贫穷和繁荣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让我们现在从东西方对抗走向能导致一个单一的团结世界的南北合作。

现在是要求美国和古巴停止始于冷战时期的对抗的时候了。让我们相信，古巴将象我们希望的那样愿意接受普遍的民主概念，美国将同意开始一个结束已经失去所有理由和可行性的制裁的对话。

美国和处于重大政治和经济选择中的苏联之间的关系的的发展支配着充满希望和多边的世界舞台。

伊拉克和科威特冲突的后来影响，加上中东无休无止的危机，已再次表明迫切需要制定一个旨在结束这种局势的新的世界秩序。

我愿借此机会对美国国务卿贝克先生推动召开一次卷入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国家的会议进行的努力表示我们最坚决的支持，这场冲突可能危及结束对科威特的占领的戏剧性进程。

中东、苏联、东欧、亚洲和非洲的事件显示，在实现新的世界秩序的道路上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对国际安全重新下定义，并制定更有效的机制。领土、民族或宗教性质的紧张局势以及民族主义高涨产生了具有难以解释的破坏力的严重问题。

联合国不能把南斯拉夫解体的危险看作是一个内部问题。委内瑞拉同那些呼吁在南斯拉夫恢复和平的国家站在一起，我们支持那些鼓励在安全理事会进行讨论的联合国成员国的立场。

相互依存是当代世界复杂现实所带来的现象，但是正如南方委员会（我是成员之一）的报告所指出的，相互依存不应成为一种新形式的依赖，因为这将阻碍为把南方国家纳入国际经济进行的努力。

在这方面，随着过去意识形态上的争论的消失，不结盟运动开始具有一种独特的重要性。不结盟运动现在的任务是要积极的鼓励南南合作并促进与北方的对话。

我可以乐观的说，正在开始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将把全面解决北南关系列入国际

议程,这样相互依存就会被理解为问题和解决办法的交织。由许多有意的领域和行动可以导致在北南关系中使用一种新的方法。环境保护和反对贩毒具有普遍优先性。

这种问题取决于拉丁美洲本土和加勒比地区的未来。去年在这一论坛,我们谈到了拉美国家在民主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并指出,如果要让民主进程不可逆转的话,就必须找到办法解决严重和极端的贫穷问题。必不可少的宏观经济调整方案是我们社会现代化所必需的。但如果不同同时向饥饿、失业和缺乏机会斗争的话,那么这些方案就无法进行。

如果拉丁美洲各国政府不能大大地提高其人民的生活质量的话,已经在这一地区稳定建立的民主就无法得到保障。如果严重的贫穷大规模的增加,如果社会紧张进一步加剧,我们的民主就无法生存。我们不想要援助。我们想要的是互惠和平衡条件上的贸易。我们想圆满地结束乌拉圭回合,乌拉圭回合由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冲突而停滞不前。与此同时,我们的贸易却遇到了工业国家广泛的保护主义措施的制约。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拉美国家过去没有这样做——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正在变得更好。但是,似乎欧洲还没有能够认识到我们区域的重要性,尽管我们已经向欧共体的高级官员提出这一事实。

因此,我们赞成布什总统美洲国家企业倡议的精神。这一倡议提出了半球市场的长期挑战,同时又包括了债务、贸易、投资和发展等重要因素。然而,我们看到北美和欧洲仍然采取限制性的作法,要求我们发展开放的经济。但是,我们的资源优势被认为是不公平的或被称之为倾销行为,我们的出口商品无法进入其他市场。我们欢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对我们区域表现出的越来越大的兴趣。

我们正在努力谋求解决传统的领土冲突问题。我们正在坚定地努力使拉丁美洲经济体系(SELA)成为区域协调和一体化的机构,使美洲国家组织(OAS)成为一个解决国际社会新的紧迫需要的有效工具,一个能够使里奥格兰德南北这个大陆的两大区

域的半球公约相一致的组织。

我们相信,随着萨尔瓦多在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调停下实现和平,我们今年能够和大家一起满意地看到中美洲血腥冲突的肯定结束。我谨对秘书长在这个最后十分复杂的十年中英明地领导联合国表示敬意。

为了结束有关我们拉丁美洲国家所心目中期望和问题的简短的阐述,我要说我们十分满意地看到我们区域一体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安第斯条约、南方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和三国集团等标志着拉丁美洲新的经济和一体化的历史;里约集团已经成为协调区域行动及其所固有的国际影响的政治对话者。此外,我们坚决支持通过贸易一体化进程开始建立未来的半球市场,这一进程正在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进行。

大家都在说,世界即将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时期、一个新阶段。在这个1991年秋季,在联合国这个伟大的国际论坛,没有其他主题更具有吸引力。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谈论一个新秩序。我们过去在整整十年中在联合国倡导过一个世界经济新秩序,我们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宏亮的声音,他们警告必须紧迫地改变对于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的看法和管理。我们不认为这些呼声被置若罔闻。相反,我们的坚定言词取得了一些成果。首先,一个主要的论点得到了有利的证实。我们提出过警告,军备竞赛可能把世界引向一个空前危急的局势,日益增长的军事开支将给大国本身造成冲突。

大国却顽固地拒不承认、也不听取这些警告,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今天,作为大集团之一的冷战集团已不复存在。军事开支和我们社会的军事化产生了预期的结果。认为对一些国家具有破坏性的事物能够为其他国家带来利益,那是无知的。西方的军事开支正是前苏联的军事开支的镜象。蓄意对峙的政策得到了大国军事工业集团的纵容。对恐惧的操纵和对军备信息的操纵是众所周知的战术。

二十世纪留下了一份值得深刻反思的资产负债表。本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两场造成大规模破坏的战争,下半叶发生了一场引起广泛挑战 and 对抗的长期冷战,这场冷战

促成了最不寻常的区域冲突,在其受害者中包括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不仅是这场斗争的观众,而且沦为战区并因而变为其疯狂举动的参与者。

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实际上才开始出现。但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秩序和使其稳定,就必须先承认这一事实:任何人或任何国家,无论其大小强弱,都无法继续旁观或处于支配地位。

民主的思想正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这个思想正在广泛传播,各国人民的权利正获得承认。

但是我们必须懂得,人们认为民主意味着幸福、在自由中取得进步、公平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开放市场、各国人民间的自由交往、国际合作、结束支配以及在安全和社会开支之间达成平衡。

仅以宣布一个新的秩序正在诞生来满足我们的乐观看法是不够的。一个新秩序不会仅仅因为世界力量平衡的崩溃而诞生。现有的挑战是顽固的。新生的民族主义、种族和宗教冲突、区域性分歧以及作为对几十年压迫的戏剧性反应而在无政府主义驱动下产生的力量要予以对付或克服都不容易。

所有民族的特性、对他们的尊重以及对他们价值观的保护必须成为一个新秩序的基本因素,以便使政治和宗教教条主义放弃它们的不满,不成为破坏稳定的因素。

在这方面我们想提到困扰着撒哈拉人民的冲突,这场冲突必须在无条件保障自决权利的情况下加以解决。我们急切地等待着将使撒哈拉民族加入国际社会的公民投票。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革命性的通讯、技术和科学时代,但我们的时代并没有在教育或文化方面进行革命。这是一个巨大的自相矛盾现象,说明了我们所面临的深刻危机。传达给世界各国人民的信息不是一个积极的信息。它不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或教育各族人民如何在一起共处。通讯革命使我们同时接触所有现存的冲突,其影响力自然有助于置本国冲突高于那些较为遥远的冲突。

使这样不寻常的技术资源服务于文化、科学、国际合作和教育以及保护儿童的

必要性,是将使世界恢复安全与民主的世界新秩序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去年是由于全世界各国元首的政治意愿召开了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的一年。我们今天高兴地看到联合国30个会员国已举行了全国会议,来制定旨在拯救我们的儿童于贫困和营养不良侵害的行动方案。

假如我们认为一个新世界秩序可以被简单地界定为仅仅是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的平衡,我们就将延长在已成为过去的两极化秩序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公正和歧视。

已经到了严肃地对待把联合国机构作为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加以现代化和改变的问题的时候了。否则的话,我们就将使一批国家因没有一个在强者面前保护弱者的安全体系而陷于苦苦地寻求自我保护。

我负责任地听取了许多爱好和平国家政府的呼吁,以便我们本国人民的民主愿望也可以变成联合国的永久愿望。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的权利反映了已经不再存在的情况和现实,除非取消这种权利,否则本组织将不会得到加强。这一机制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背道而驰,并限制它对集体安全作出有效贡献。

否决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权利是一种限制在联合国会员国之间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机制。安全理事会必须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机构,其任何成员都决不应该否定联合国的大多数意见。如果我们希望有集体和民主的安全,我们就必须希望有普遍的平等法则。

我愿正式建议本届大会委托一个专家委员会来研究本组织的新基础和安全理事会的职司。那些现在享有决定性特权的国家将成为安理会的正式常任理事国,其成员甚至可以增加。关于集体安全的决定将至少需要其成员的合格多数以反映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

去年,我在这个论坛上建议召开一次产油国和消费国的会议,来协调一项作为我们文明福利基础的资源的使用和生产。尽管有一些怀疑,这次会议还是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的明确和建设性支持下举行了。今年6月在巴黎就改进未来能源世界的资料和分析工作的途径和方法作出了重要的结论。

我们还认为有实现一个新的环境秩序的迫切需要。我们将作为亚马逊地区的一个国家和亚马逊公约的缔约国参加巴西世界环境会议,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作出重大全球决定中发挥主导作用。

我不能不提一下将于今年11月在加拉加斯召开的15国集团第二次首脑会议。15国集团作为不结盟国家运动的磋商论坛,在国际一级协调南方的政策并帮助制定和执行合作方案。

1992年将标志着欧洲和美洲相遇500周年。在我们的大陆,我们准备通过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进步及其影响来庆祝这一事件。我们希望在座的世界其他国家将与我们一同庆祝这一改变了人类进程的重要历史事件。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委内瑞拉总统刚才的发言。

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9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要提醒各位代表:根据大会在其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发言登记在今天下午6点截止。

根舍先生(德国)(以德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这届大会是在世界上已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候召开的。联合国是人类新的希望和期待的焦点。主席先生,这使你的职务具有特殊责任。我祝愿你幸运和成功并向你,一个我们德国与之有着长期紧密关系的国家的代表致意。

我最衷心地欢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成为联合国新会员国。它们于1940年由于希特勒--斯大林条约这一罪恶的文件失去了自由和独立。因此,我们德国人对于历史终于公正地以这些勇敢的人民渴望已久的自由回报他们感到格外高兴。

我欢迎两个朝鲜国家。我们希望朝鲜人民的愿望将得以实现,他们象德国人民

一样将能够自由和民主地生活一个主权和独立的国家中。我还欢迎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加入国际大家庭。

1974年以来我每年都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大会发言。每一次我都表示我们要为德国人民能够在自由的自决中恢复其统一的和平状态而努力。1990年10月3日这个愿望实现了。

在这个时刻，我纪念所有那些为了要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和有人权的欧洲德国而在监狱和集中营中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和自由的人。我们向所有那些就象在中欧和东欧任何地方一样，在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走上街头，以和平手段取得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人致敬。

今天我第一次作为统一的德国外长在大会发言。德国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在联合国大家庭中取得它的席位。

作为欧洲国家，我们致力于《巴黎宪章》。我们德国人认为，我们的人民在统一成一个国家以后份量加重是对我们的一种委任，要求我们在一个欧洲的德国里对自由、民主和人权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德国已经抛弃了过去的那种民族国家的思维。德国的分裂曾体现着欧洲的分裂，而今天德国的统一是对整个欧洲大陆统一的贡献。

欧洲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我们德国希望欧洲能够在紧密的跨大西洋团结中发展。北大西洋联盟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对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进程的介入体现了这一团结。欧洲共同体的跨大西洋宣言进一步说明了日益加强欧洲和北美合作的意愿。

以下是统一的德国将奉行的政策目标：

首先，作为共同体的创始成员，我们希望欧洲共同体发展成一个欧洲联盟，进而最终成为欧洲合众国家。我们希望今年能有一个赞成政治联盟和经济及货币联盟的最后决定。

其次，我们希望所有欧洲民主国家都能够加入这个共同体。对那些正在引进市

场经济的东欧新的民主国家来说,也必须对他们开放,使他们通过联系成员成为正式成员。

第三,我们想使得整个欧洲在《巴黎宪章》基础上变得更为团结。我们也希望正在采取以新的主权共和国的方式共存的苏联各国人民能够在这样一个欧洲当中享有他们的位置。

欧洲将出现一个邦联结构的新秩序。这种结构将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它将考虑到现行的各种结构而且会给予各个地区新的机会。欧洲在获得了更大的团结的同时,也将具有更大的多样性。

西方民主国家也有责任为欧洲的团结创造物质条件,以便使新的疆界不会把欧洲分成富国和穷国。还应该为进行物质援助确立新的重点。德国正在承担起这一责任:作为欧洲人,我们的目标是同其他欧洲人一道通过向我们的东面的邻国提供援助创建统一的欧洲。如果东欧国家永远处于贫困,西欧国家就不能永远享受富足。

第四,作为一个处于欧洲中心的国家,我们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力量投入到实现我们大陆的团结上去。这一点由于德国和法国之间的独特联系而显得更为重要。在这一进程中,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和东欧邻国的密切合作。在1991年8月29日签署的《魏玛宣言》中,我同我的法国同事罗朗·迪马以及我的波兰同事克里斯多夫·斯库比舍夫斯基教授一道强调了这一点。

1989年秋天,正当统一的大门对德国人民敞开之时,我在当年9月27日在联合国的发言中阐明我们希望波兰知道波兰人民

“……我们德国人不会通过领土要求对他们生活在安全边境内的权利提出质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A/44/PV.8,第11页)

这不仅是对波兰人民而且是对我们的所有邻国发出的一个信号。

这一声明写入了二加四条约和正在两国议会中辩论的德国--波兰条约。同样,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关于睦邻关系和友好合作条约也行将签署。这些条约,就象与苏联签署的那个重要条约以及将于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签署的条约一道,表明了我

们愿意为一个统一的欧洲而努力的意愿。与此同时，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对整个欧洲来说便取得了具有中心地位的重要意义。

德国人民正在强调他们决心从本世纪我国历史上的失败的篇章中吸取教训，帮助建立一个以责任而不是以过去的那种强权政治为基础的欧洲。

第五，我们西方联盟继续努力以便在变化的政治环境中确保全欧洲的稳定。同包括苏联在内华沙条约的先前成员业已建立的接触必须发展成一种全面的伙伴关系以维护安全。必须建立起合作性安全结构。正如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维尔于1991年3月21日在北约理事会上的讲话中所赞同的那样，我们的联盟从不构成对他人的威胁。

东西方对抗的结束为大规模削减极为庞大的军事武库开辟了道路。我们希望常规武器裁军能够按照欧洲常规武装力量第一条约的规定不断地进行下去。我们要在全球禁止化学武器。我们希望消灭短程核导弹以及核炮弹。这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因为这类武器正日益成为不稳定的因素。这一扩散的危险也正在增加。因此必须使其永远消失。我们期望核国家继续削减战略核武器。

第六，我们希望欧安会有能力采取行动。在建立了欧安会外长理事会以及欧安会紧急机制之后，今年9月10日我在莫斯科举行的欧安会人权方面会议上提出了具体建议，其目的旨在更有效地保护人权、民主和法治。此外，还必须使得这种保护在未经有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得以实行。

自决权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少数民族权利必须得到普遍尊重。欧洲正在迈向更多的个性和更大的多元化。但由此不应出现新的民族主义。欧洲构架必须将这些发展考虑其中。在所有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出一个欧洲的反应。这是面临欧洲共同体的一项任务，也是欧安会的一项任务。

欧安会的处理危机的能力必须得到加强。在保护自己不受外来威胁的必要性变得愈小时，我们变愈加需要一个全体合作保证共同安全的体系。如果我们一道学习如何保证我们相互的安全，那么我们欧洲就将走向集体安全体系的道路。

第七,我们德国人希望新欧洲行使其全球责任。它不应而且也不会是内向性的。朝着从温哥华延伸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西洋合作区方向发展的趋势也为南方各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历史机会。

包括日本在内的七个工业国家世界经济首脑会议面临其全球责任的最大考验。北美、欧洲和日本三元体系必须证明其价值。第三世界不会继续处于这一事态发展的阴影中。它将从这样一个时代获取重大利益。

欧洲东西方冲突的结束最后正在释放冷战束缚的能量,人类为对付21世纪的全球挑战现在需要这些能量。这一新的事态发展的第一批成果已经出现。东西方已不在第三世界进行对抗。自由正在安哥拉出现,柬埔寨和阿富汗也出现大有希望的迹象。

中东也是一样,一个历史性的和平机会正在出现。我们大家都希望,在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上各与会者都将最终认识到,没有任何合理的方法可以替代使以色列获得安全与和平、使巴勒斯坦人获得自决的真正利益均衡。贝克国务卿带着巨大的承诺和无止境的耐心为这种均衡铺平了道路。为此他得到德国的充分支持。把犹太复国主义同种族主义划等号的大会决议必须予以废除。我们支持美国在这方面提出的倡议。

在南非,德克勒克总统和纳尔逊·曼德拉为创造一个没有压迫和种族仇恨的南非采取了果断步骤。该国所有公民都必须以平等权利参加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这必须用一部新宪法来保证。一个民主的南非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一个仍受贫穷和冲突折磨的区域发展与稳定的火车头

在欧洲也可以看到这个新事态发展的经济成果。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估计,单一欧洲市场将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向欧洲共同体的出口增加7%。这将使它们的收入增加100亿美元。如果中欧、东欧和苏联在几年时间内成为有活力的增长区的话,它们也将发展成南方出口的重要新市场。但是,更重要的是,东西方军备竞赛的结束将释放大量的能量,这将特别给第三世界带来好处。

第八,我们德国人希望联合国成为一个在新的世界秩序下采取行动的主要论坛。为此目的,彻底和无条件地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是绝对必不可少的。绝不能在允许象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侵略者使人民长期处于侵略和大规模毁灭性工具段的恐怖之中。我们支持布什总统决心对新的挑衅行径进行反击。我们这个世界组织必须能够迎接新时代的挑战。防止冲突,人口政策和环境保护必须加以改善。

东西方冲突的结束使这个世界组织摆脱瘫痪状况。现在必须利用这种新的行动自由。德国随时准备发挥其作用。统一的德国将享有各项权利并履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义务,包括也使用我国军事力量的集体安全措施。为此目的,我们打算修改我国宪法。

第九,为了改善联合国救灾措施的协调,我们主张任命一名专门对秘书长负责的高级代表。此人要协调所有国际救济措施,并立即得到紧急资金和国家救援和救济服务。

我们希望提高秘书长本人的地位。他经常谈到这种必要性,而且理应如此。现在他的任期即将结束。世界已把他视为和平的捍卫者,人权的倡导者和穷国的辩护人而尊敬他。在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时期,他以明察秋毫的远见和坚定不移的行动提高了联合国的声誉。为此国际大家庭已向他表示感谢和赞赏。

第十,我们希望加强维护世界法治的工具。我们的历史经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使我们致力于自由、法治和人权。我们在欧洲追求这些目标,我们也打算在联合国追求这些目标。我们打算奉行一项把重点放在个人上,使人权和人的尊严成为所有人的行动的衡量标准并不使人的精力和事业瘫痪的政策。

当今世界已认识到这是繁荣、社会进步与和平的先决条件。世界还认识到,专制主义否定发展与自由。全世界有1 500万难民,这个令人不安的数字表明世界还没有确保对人权和少数人权利的充分保护。

违反人权决不再是一个国家关心的国内问题,而使整个国际社会都关心的国内问题。今天,主权的限度必须包括各国对全人类和天地万物生存的责任。当人权遭

到践踏时，国际大家庭不能只扮演观众的角色。它可以——而且必须——进行干预。

我们目睹了对库尔德人民的迫害。任何人凡是用种族灭绝威胁人民、凡是故意破坏整个区域已经非常脆弱的自然平衡，都必须在国际法庭上受到清算。我们要求建立一个可对任何危害人类罪，破坏和平罪，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环境罪提出诉讼并予以惩罚的联合国国际法院。我们要求有一个任何人认为其人权受到侵犯都可以提出上诉的法院。我们要求禁止酷刑和死刑。

我们需要一种有恰当国际控制的有效国际环境法治制度。这个制度必须能够对故意破坏环境的国家实行制裁。我们还必须有效地防止环境战。我请大会支持德国提出的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加入《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我们敦促对容忍劫持人质的国家实施制裁。定于1993年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必须处理那些对于新的国际共存的文化具有如此极端重要性的问题。我们盼望在柏林充当会议的东道国，因为柏林是欧洲人道精神和团结一致的新时期的标志。

第十一，关于公民人权，我们要求经济与社会人权得到保护。统一的德国将继续对第三世界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尽管中欧与东欧的经济及生态方面重新建设造成了挑战，但是大家所担心的资本由南部移向东部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这反映了西方工业国家决心承担其对世界范围发展的责任。

尽管德国国内对其资源的压力很大，对其东面各邻国援助的数量也出奇的高，但我国还是进一步增加了其官方发展援助。此外，去年德国人民为第三世界的人道主义事务捐助了10亿多德国马克。这证明了我国本身的问题以及中欧与东欧的问题并没有使德国人民忘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的困境。

第三世界国家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只希望捐助国家履行其义务是不够的，而第三世界国家本身负有建设本国的主要责任。今后德国政府将比以往更进一步的对其援助设下条件，即按照接受国是否愿意建立正确的多元化、法治化和自由市场等基础而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加强其军队而不是满足其人民需要的国家再也不要想得到

我们援助。

考虑到饥饿与贫困的程度,第三世界每年的军费开支将近2 000亿美元的情况是不负责任的。武器的买卖双方对此都负有责任。仅仅冻结这一笔军费开支每年就可以节约大约150亿美元,约为发展援助的四分之一。

限制军火出口的第一步就是增加透明度。自1980年来,我就一直敦促本世界组织建立一项登记制度,记录武器的转让。这一建议现在得到整个欧洲共同体的赞同,应当在大会本届会议上最终得到广泛的支持。我们德国将对军火的出口作出更严格的限制。

沉重的债务对许多国家来说依然是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关于非洲的辩论表明,我们需要作出新的安排,特别是针对最贫困的国家。免除债务的数额应当与该国的困难境遇相吻合。北方的市场不能紧闭着。这一情况使南方每年损失估计达1 00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也是发展援助总数的大约2倍。因此,官税与贸易总协定(关税总协定)的谈判的结局不只是工业国家本身的事物。这首先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未来。

第十二,我们希望第三世界国家平等地参加关于人类未来一切方面的对话,这些方面包括政治、经济、生态和文化。我们一如即往,认为不结盟运动是全球稳定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人类的新挑战,国际社会的进一步的相互依赖和进一步的责任性,使得以东西方的合作与南北方的合作为基础的新的形式的对话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全球向自由社会、多元性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为这种“一个世界的对话”创造了新的有利的条件,我们现在必须利用这一机会。

正当我们在这里辩论世界社会今后的共同任务的时候,战争正在欧洲展开。很多人被杀死,流血致死。战斗在克罗地亚进行,但不限于克罗地亚。南斯拉夫的总统和总理都说了,军队已脱离政治控制。他们已向联合国发出呼吁。南斯拉夫人民有享受和平的权利。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欧洲共同体和西欧联盟正为实现停火和达成和平协议而努力。为此,它们需要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支持。我们

希望有一项具约束力的武器禁运。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采取明确而坚定的立场,从而结束冲突。使用武力达到政治目的必须仍被视为非法。我们决不能承认用武力所获领土。任何人想用武力改变南斯拉夫内部和对外的边界都是在向人类共存的基本条件挑战。德国在最近几十年内与南斯拉夫的各族人民都发展了友好关系。我们并不支持一个民族反对另一民族;我们站在不希望其丈夫和儿子死于一场无意义战争的妇女与母亲的一边。我们站在和平一边而反对战争,我们站在人权、少数民族的权利及自决权利的一边。我们希望我们与法国共同提议的和平会议取得成功,希望仲裁委员会取得成功,希望调停人卡林顿公爵取得成功。我们将在欧洲共同体和欧安会仲裁机构的范围内尽一切努力实现和平解决,使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本身能决定其未来,这一点正是欧安会外交部长在1991年1月19日于柏林在我所主持的会议上决定的。

在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人类面临着比任何其他事务更为重要的全球性的挑战:就是克服贫困,减少人口增长,保护生命的自然源泉的斗争。第21世纪的情况如何将有赖于我们在今后十年内所作的决定。

过去两年内对自由的关切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了欧洲,甚至是全世界的状况。在这一短短的时期内所不能改变的是人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如果有十亿人每天不得不靠不到一美元来生活,如果世界23%的人拥有全世界收入的85%,那么大家的安全都会收到威胁。人类仍然在向大自然发动战争。

我们需要各国人民之间,各国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全面的和平契约。这些就是新世界的国内政策所要完成的任务。

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的社会问题是新时代的巨大挑战。只有当所有人都享有体面的人类状况,才能产生自由。未来只有属于这种自由。在过去35年中,世界人口几乎翻了一倍。在下一代中,发展中国家将占超过世界人口的80%。今天已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世界人口营养不足。一代人以后情况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本身表明了我们各个方面的责任。我们的任务是满足目前的需求,同时保护我们后代的利益--还要

力图使经济和生态相互和谐。

冷战期间军备的积累消费了天文数字的财富。正在的问题是共同努力实现二十一世纪的中心任务：解决世界的社会、人口和生态问题，同时进行裁军。

这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精神和道义上的挑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新思维。迹象很明显。自由和民主的声音什么时候具有象今天这样强大的力量？事实是：世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通过自由精神获得了改变。人权和人类尊严到处生根。今年8月21日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这一点，当时莫斯科反对自由的政变失败了。恰恰在二十三年前的这一天，苏联军队残酷地镇压了布拉格之春。这次同样是这支军队的士兵，他们拒绝向聚集在莫斯科的“自由俄罗斯广场”、用生命保卫自由和民主的人民开枪。这向全世界表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勇敢的改革政策是不可逆转的。今天他已经在历史编年史上占居其地位。

那天发生的事件揭穿了那些不相信苏联人民追求自由和民主意愿的人的谬论。鲍里斯·叶利钦、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阿纳托利·索勃夏克、加夫里尔·波波夫和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坚定地和他们许许多多的公民站在一起，追求自由与和平。

欧洲以及世界在这个世纪两次被剥夺的东西，我们这一代有机会去实现：布什总统关于新世界秩序的设想。这是国际社会的设想，他们在法律、民族自决、国际团结和尊重人类和自然的基础上分担责任。

如果不要使新生和持久的国际团结的历史性机会由于经济匮乏而消失，那么西方就不应该抛弃那些用生命捍卫自由的人民。1987年在达沃斯我这样说，今天我再一次这样说：这涉及到欧洲、美国和日本追求全球和平的共同责任。创造一个永远自由和民主的新苏联的机会是全世界的机会。

德裔美国哲学家汉斯·约纳斯说：“希望来自对全球的责任”。欧洲已对其基本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并正在建设一个共同家园。尽管困难重重，这一和平事业是全球的希望。

统一后的德国一直把自己置于自由与民主一边,置于人权和人类尊严一边,置于自决权和保护少数民族一边。德国人民永远支持那些不可剥夺的、唯其允许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

这就是统一的德国对国际社会所要传达的信息,我今天有幸第一次作为一个德国的代表对国际社会讲话。作为欧洲的德国,我们愿意面对全球挑战。在这方面我们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我们的邻居。

钱其琛先生(中国):首先,请允许我热烈祝贺你当选为第四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相信你一定能以自己的才智和经验出色地完成大会赋予你的崇高使命。与此同时,我对你的前任德马尔科先生为上届大会的工作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赞赏和感谢。

本届大会吸收了七个新的会员国,这是值得高兴的。我衷心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爱沙尼亚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新的成员。

人们记忆犹新,去年第四十五届联大是在海湾危机的乌云笼罩下召开的。在本届联大召开时,海湾危机的乌云已经驱散。但是世界以及各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发展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各国人民都期待着能够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使得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一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有缓和的一面,但动荡不安的情况更加突出,新的冲突在激化,南北矛盾更加突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朝鲜半岛形势走向缓和与稳定是符合朝鲜人民的愿望的,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本届联大同时接纳朝鲜北南双方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是有助于朝鲜半岛局势缓和的重要事件。我们希望朝鲜北南双方能够继续通过对话和协商改善关系,扩大交流和合作,逐步消除对立和隔阂,最终实现国家的自主和平统一。

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在其主席西哈努克亲王的主持下成功地召开了几次会议,并且作为柬埔寨的最高权力机关,派遣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大。我们对以西哈亲王为团长的柬埔寨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柬埔寨各方从民族大义出发,正在捐弃前嫌,

加强团结合作,在联合国框架文件的基础上,为早日实现柬埔寨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为建设一个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进行卓有成效的努力。十多年来,国际社会、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东盟各国和巴黎会议的其他参加国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做出了巨大努力。我们祝愿巴黎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早日复会,正式签署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议。我们相信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将实现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这一地区各国的合作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前景。

南部非洲形势继续缓和。安哥拉政府和安盟历经十六年内战后终于签署了和平协议。继纳米比亚独立之后,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又获得重大胜利,南非问题的政治解决正在取得进展。我们对南非政府采取的积极措施表示欢迎,并希望它为扫除制宪谈判的障碍、加快政治解决南非问题的进程继续作出努力。

我们高兴地看到,西撒问题正朝着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中国真诚希望,在国际社会和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西撒问题能够早日获得妥善解决。

我们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上一些国家民族、种族和宗教矛盾加剧深表关切。有的国家独立与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有的国家正受到激烈内战和政治动乱的严重破坏。我们对南斯拉夫目前形成的严重局势深表忧虑。我们呼吁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以和平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避免冲突的升级,使南斯拉夫重新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海湾战争结束后,科威特的主权、独立、合法政府得以恢复,这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未实现,中东地区仍然充满着矛盾。为了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阿以冲突必须早日获得解决。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继续努力。我们一贯主张中东问题应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特别是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基础上寻求政治解决。阿拉伯被占领土应予归还,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民族权利应予恢复,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所有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和保障。我们认为在适当时机召开联合国主持下、有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包括巴解在内的有关各方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是最终解决中东

问题的最佳方式。在此之前,我们支持中东有关各方进行他们认为合适的有利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各种形式的努力,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我们呼吁各方保证不使用武力,并采取切实措施缓和紧张局势。国际社会应当作出努力,促进以色列中止在占领区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活动,停止对巴勒斯坦居民的镇压。中东地区最终实现巴勒斯坦曙和以色列国相互承认,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和睦相处,才能获得真正的持久和平。

目前,南北矛盾加剧,经济差距扩大,贫富更益悬殊,这种发展的一不平衡,将会造成国际形势进一步动荡。特别是世界上仍有10亿多人生活在赤贫之中,温饱问题远未解决,还有许多人因饥饿和瘟疫而挣扎在死亡线上。

主席先生:

在世纪更迭的九十年代,我们的世界走向何处、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这个问题日益尖锐地摆在各国人民的面前。

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人心所向,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政府认为,未来的国际新秩序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也应符合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行之有效的原则。实践证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最根本的国际关系准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我们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

在这个庄严的联合国讲坛上,为了同大家一起探讨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有关的问题,我愿意从和平、安全、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

一. 人类饱尝本世纪两次大战浩劫的痛苦,深深懂得和平的珍贵。国家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认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各国应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友好合作,和睦相处。任何国家都不应谋求霸权,操纵国际事务,不得推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

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的讨论和解决。各国有权根据各自的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不应把自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互相尊重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侵犯或吞并他国领土。国家之间发生争端应当通过和平方式合理解决,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二. 保障各国安全的重要一环在于制止军备竞赛,实现有效裁军,这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及禁止研制任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也主张按全面、均衡的原则,采取必要、适当、公正合理的措施,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中国奉行不主张、不鼓励、不帮助别国发展核武器的政策。为了推动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标,并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中国已经宣布原则决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国还一贯主张尽早缔结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有效性。

不久前,美苏两国达成削减战略核武器协议。对此多们表示欢迎。这个条约的签订仅仅是美苏削减庞大战略核武库的一个开端。条约既未涵盖所有核武器种类,也未禁止美苏双方继续改进质量和发展新武器系统。双方按此条约削减后,仍将拥有占世界总数90%以上的核武器,具有毁灭人类几次的能力。特别是苏联国内最近发生的变化,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核武器能否受到严格控制的关切。因此,美苏在履行其核裁军的特殊责任和义务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原则上赞同对军贸,包括各种先进武器在内的贸易实施公正、合理及有效的控制,但这应由国际社会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经过广泛、平等的协商来确定。

我们主张,各国的军事力量只应用于自卫的目的,各国均不应谋求高于合理防御需要的军备水平。我们支持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地区的主张,并赞成在全面、均衡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各国平等磋商和谈判在中东地区实现军备控制。应当

充分尊重和听取该地区国家的意见和主张,防止少数国家包办或强加于人。军控是手段,在中东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才是目的。因此,中东军控应同中东和平进程相联系。联合国应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要时应召开包括所有有关国家参加的中东军控会议。

外层空间属于全人类。应完全用于和平目的,造福于人类。任何国家都不应发展外空武器。首先美苏应停止发展、试验和部署外空武器,销毁现有的一切外空武器。国际社会应尽早谈判缔结全面禁止外空武器的国际协定,防止并制止军备竞赛扩展到外空领域。

三. 目前,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南北矛盾更加突出,经济差距仍在扩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继续面临着债务负担过大、资金倒流严重和贸易条件恶化等困难。

南北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存的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赞成的,而当前国际局势的剧变给发展中国家又增加了新的困难。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应当逐步建立包括以下内容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1) 各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

(2) 各国有权对本国资源及其开发实行有效控制;

(3) 各国都有权参与处理国际经济事务;

(4) 发达国家应尊重和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在提供援助时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5) 加强南北对话和合作,在商品、贸易、资金、债务、货币、金融等重要国际经济领域作出必要的调整 and 改革。

世界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互相依存的整体。发展中国家固然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但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和市场。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南北关系问题。南北关系不根本改善,世界和平与稳定也难以保障,对穷国不利,对富国无益。为了促进共同发展,世界各国必须同舟共济,缩小南北差距,争取建立公平、合

理、互利、合作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环境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治理环境,保护地球,关系到全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

环境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它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经济落后,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保护全球环境的能力受到制约。而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环境问题就不会有根本改善。我们呼吁拥有较雄厚的资金和技术能力的国家率先采取行动,保护全球环境,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其保护环境的能力。

中国十分重视环境问题,已把保护环境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并积极参加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今年六月,应中国政府的邀请,41个发展中国家的部长在北京举行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发表了《北京宣言》,阐明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解决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基本观点,表达了人类四分之三人口的保护环境、谋求发展的共同意志和愿望。这对一九九二年即将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合理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无疑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 促进全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息息相关。

四十多年来,国际社会为捍卫《联合国宪章》有关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宗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各会员国的共同努力下,联合国制定了近七十项国际人权公约、宣言及其他文件,这对于推动联合国人权领域里的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长期以来,联合国人权讲坛却被某些国家利用为进行冷战的场所,致使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受到种种不正常现象的影响。例如,将人权作为推行强权政治的手段,干涉基本上属于它国国内管辖的事务;割裂人权概念,奉行双重标准;在人权问题上美化自己,攻击别人,不顾国际公约和各国的具体情况,只以自己的好恶作为人权的标准等等。这不但违背了《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严重损害了人权领域中正常的国际合作,阻碍了全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

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和尊重《联合国宪章》和有关国际人权文书中保护人权的原則,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领域的一系列活动。

我们认为,要有效地保障和促进整个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应该尊重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特点。各国在人权方面应在尊重各国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增进相互理解,求同存异,以正常的国际合作代替“冷战”。

我们认为,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殖民主义、外国侵略和占领是对人权的大规模侵犯,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关注和制止。在人权领域,既要重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又要重视经济、社会、文化与发展权利。不能只强调某一些权利,而贬低甚至否认另一些权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基本的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十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我们实行了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每年仍要净增人口一千七百万左右。我们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中国对保护人类生存权的最大贡献。中国政府还通过立法和其它有效措施,积极维护和保障老年人、青年、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不难看到,今日之中国政通人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无疑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反之,中国如果发生动荡,将会极大地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中国需要稳定,世界需要中国稳定。

主席先生:

中国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当前,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逐步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争取国民生产总值到本世纪末比1980年翻两番。要达到这个目标有许多工作要作,有许多巨型的项目要建设。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开放,有步骤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今年夏季,我国一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水灾。给人民生命财产和工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在局部地区灾害是严重的,中国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拨出大量物力财

力,支援灾区,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灾区没有发生饥荒,没有发生疫情、没有发生难民涌向城市的情况,中国克服洪灾的斗争已经获得胜利。中国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预计仍将以百分之六的速度增长。在抗洪救灾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联合国有关机构、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各有关方面的同情和支援。对此,我们深表感谢。

主席先生:

我们高兴地看到,联合国作为当今重要的全球性组织,一年来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热点地区的政治解决、促进各国发展、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证明,联合国的机制仍然是有效的。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多年来在这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各国人民普遍希望联合国遵循其宪章和宗旨,作出不懈的努力,以公正、合理地解决诸如中东一类的地区冲突和促进南北对话,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克服经济困难,发展经济。我们衷心希望,联合国在推动裁军和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保护、禁毒等重大问题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多样化的国际社会中,谋求一致和共性是建立联合国时的初衷,也是联合国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的本色。在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建立国际新秩序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我们希望并相信,在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联合国将发挥重大作用。

主席先生:

自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个年头。二十年来,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后,中国将一如既往,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职责,同广大会员国一道,积极支持联合国的工作,为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

赫德先生(联合王国):副主席先生,请让我首先祝贺您,并通过您祝贺主席,担任

目前的崇高职位。我们相信在大会本届会议的整个期间你和主席将以通常的有条不紊和判断力引导我们的审议工作,我们对你们的工作表示良好的祝愿。

去年,我们几乎所有在此讲坛上发言的人都谈到了国际事件发生时所具有的戏剧性速度。或许我们都认为在那些戏剧发生之后将回到外交生活的正常进程。但是实际上在过去12个月内变化在继续发生,其速度和激烈程度是谁也无法预料到的。其中一些变化产生于冷战的结束,是有益的,受到了我们大家的欢迎。但是其他变化提醒我们仇恨和苦痛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可以影响到我们世界的进程。大会一般性辩论对我们来说是恰当的机会,以探讨在是否可以从所有这些事件中找出一种格式,并且为本组织的未来吸取适当的教训。

首先我也要欢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这七个联合国的新会员国。你们这些国家的到来将丰富本组织。东西方的相互不信任将朝鲜长时期的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现在国际关系的新方法使你们获得了本来早就应该属于你们的席位。

也许有些急躁,但是我相信我们正目睹着帝国原则的崩溃。对此我指的是人民在一种自己不参与、而且自身权利不受尊重的中央统治下被迫在一起工作的原则。在一些地方这一帝国原则的结束正在缓慢地到来。在其他地方它的崩溃是突如其来的。比如,我们毫无疑问地看到了上一世纪大殖民帝国中的最后一个殖民帝国的解体,即由俄国沙皇们所拼凑起来的那个帝国。那一制度曾经由列宁和斯大林转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帝国,现在被永远摧毁了,--不是由外部的批评家或竞争者,而是由它所企图奴役的各族人民摧毁的。那个旧的制度已经消失;一个新的制度正在努力诞生。新的制度企图包容民族特性的原则同时又避免循此原则而陷入无政府状态。

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的愿望的合法表达;但是我们都通过艰难困苦认识到民族主义是不够的。一面新的旗帜、一面复兴了的老的旗帜、一个新的首都、一个新的议会、新的制服,这些东西本身并不能带来安全和幸福。除非民族主义尊重个人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否则它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除非民族国家能为集体安全和共同

繁荣而一起工作,否则民族主义可能是危险的。

所以,国家内部的意见一致和国家间的合作必须是我们力争形成的格局。

当我们注视着南斯拉夫的悲剧展开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肯定都有这种或类似的想法。我希望并相信,安理会在今天下午的会议上,能够为欧共体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为帮助所有南斯拉夫人民中那些希望看到流血停止和他们未来新格局开端的人已经作出的努力增添其独特的权威。我也有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几分钟前在这里代表德国所表示的感情和忧虑。欧共体所有成员国都将全力继续工作,帮助南斯拉夫人找到他们未来的新格局。

我们不能够向苏联人民或者向南斯拉夫人民规定或口授这种格局。我们可以并对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这一巨大任务表示同情、理解和支持。在苏联,当今年冬天人民挨饿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西方,我希望还有中欧和东欧的剩余食品送给他们吃。我们能够提供--我们正在提供--技术帮助,特别是帮助把食物从农场运到商店。随着苏联各共和国取得权力,我们可以与它们建立关系。我们可以继续在去年11月签署的巴黎宪章中所包含的人权方面施加友好的压力。如果苏联完全解体,不再有中央权力来解决那些需要作出中央决策的事情,这是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的。在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不应当使这些进展由于在苏联缺乏充分和连贯的权力而消失或处于危险中。各共和国正在同中央作出它们自己的安排,以影响外交政策的方向,我们期待着结果。从联合国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最近期待的苏联在例如中东、海湾问题、非洲问题方面的合作恰好在它的用处最为明显的时候消失,那就太遗憾了。

我提到了南非。那里的形势完全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在这里,我们也正在看到一个建立在压迫和歧视的基础上的政权的消失。没有人现在能假设种族隔离能够幸存或恢复。国家总统德克勒克、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和南非人民的其他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应当得到承认和鼓励。同样,新南非的宪法形式并不是由外部世界来决定的,尽管我认为我们有权推动那些正在开始这项工作的人。尤其也许因为

我们关心即将在哈拉雷召开的政府首脑会议的英联邦成员国，我们有责任考虑我们如何能为新南非提供实际帮助。没有一个研究那个国家人口增长统计数字的人对照经济生产、没有一个访问过德班、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外城镇的人能够怀疑这种帮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假如新南非要有一个好的开端并将自己建成一个对南部非洲其他国家有用的、能提供支持的邻国的话。

在这种背景下，在这种方式下，我们如何增强联合国的工作？当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联合国的基本任务，这就是尽力通过制止和逆转侵略来保护它的会员国。这是最根本的。

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是一个异常清楚的例子。现在伊拉克撤出了科威特，联合国坚持——这是第一次——一个会员国放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对受害者作出赔偿。联合国决心继续实行制裁，直到伊拉克表明它在地区稳定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直到伊拉克遵守国际法的规定为止。伊拉克必须遵守安理会强制性的决议。如果它不遵守，它则必须面对后果，而坚持违抗所带来的后果将确实是严重的。

所以我们所有国家都负有防止类似我们在伊拉克经历的那种危险重新出现的责任。每个人都承认，很多国家依靠进口武器来确保一个合理的安全水平和进行自卫的固有权利，这是为我们的宪章所承认的。

但是，海湾冲突表明，当一个国家获得了远远超过自卫需要的军火库的时候，和平会受到怎样的破坏。我们在联合国必须确保那种事情不再发生。我们认为所有国家都应遵守并实行三个原则：透明，磋商和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朝着透明迈出的重要一步，英国建议在联合国领导下进行普遍性的武器转让登记。这种登记会使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试图掌握超过合理水平的常规武器的作法有所警惕。在欧共体伙伴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下，英国在大会本届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我们希望它能导致迅速建立这样一个登记制度。

就武器出口进行磋商的进程已经开始。最近几个月，这个问题在很多国际会议上得到了讨论，武器出口者，不论大小，都乐意交换迄今为止严格保密的有关武器转

让的情报。在此之后,我们必须尽可能最好地协调标准--检查--每一个武器出口者都可以以此判断一笔可能的交易。

这种公开性将鼓励信任。信任允许行动。在欧洲,我们于去年11月签署了欧洲常规力量协议。美国和苏联7月份签署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主要国家、主要武器供应国正在开始减少它们自己的军备水平;它们不仅仅是要求其他人这样做。在现实世界中,寻找这种低水平的军备永远不会是轻而易举的,我认为,我们一步一步地做这件事是正确的,条件是要实际上一步接一步。我们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也是正确的,条件是现实主义不是不采取行动的理由。英国政府昨天宣布,今后我们将制订一个全面保障政策,作为提供重要的新的核物资的条件。这意味着,除了核武器国家之外,将不向任何存在未受保障的核设施的国家出口这种货物。

我们认为,去年在中东的经验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教训。这就是需要更好地处理紧急情况。悲剧不仅发生在中东,而且也发生在孟加拉国和非洲,我谨对各国际机构处理这些悲剧的献身精神和努力表示称赞。但我们在此认识到协调、及早作出反应和有效的表达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我们提出一种新的,我们希望也是一种更有效的结构处理各种紧急情况和灾害,首先是列出可从各捐助国和非政府组织得到的人力、物力的清单。在这个结构的顶点,我们希望有一个直属于秘书长的具有较大权力的官员。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最初的几个星期里,需要有迅速的决策和资金筹措。做好准备是成功的关键,根据我们的建议将由一个人来负担这一责任。联合国是最适合处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的方面的后果的机构。

正如已经强调的那样,联合国可为保护全球环境做出更多的工作。就我们如何保护我们星球的资源并将它们用于持续发展达成协议对于世界的未来同样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很快确定明年举行的里约热内卢环境和发展会议所能实现的优先目标。

联合国还可帮助解决另一个日益严重地威胁着我们世界的问题。我指的是全世

界日益增多的移民。80%的难民在第三世界。发达国家面临着数目空前增长的寻求庇护者。其中一些人是联合国在1951年的公约中所规定的难民。但大多数不是。如果这一系统被经济移民所压垮,我们将不能继续以目前方式提供政治庇护。这类移民可使基本国失去青年和人才,而且正如我们在香港、并开始在西欧所看到的那样,超出某一程度的经济移民还可在接受国造成严重的政治和社会负担。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其范围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它的范围一直在扩大。但整个国际社会必须日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根本性质。

因此,抵制侵略、寻求裁军、减轻痛苦都是摆在联合国身上的巨大任务,我必须说也是日益加剧的任务的一部分。秘书长一直特别强调预防性外交以及努力在争端或危险发展成暴力和痛苦前对它们进行处理。我们已懂得依靠他的那种技巧、坚定和礼貌的结合,他已在很大程度上将这种结合变成了自己的风格。萨尔瓦多、西撒哈拉、安哥拉:联合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一直积极地寻求防止问题的发生,或者把一个问题引上一条新的轨道,摆脱已经发生的痛苦。我尤其欢迎最近危地马拉承认伯利兹国的独立。这是对区域稳定的一个巨大贡献。

在过去几天里,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所剩下的障碍已经克服,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这一问题的解决现在需要迅速结束。联合国将坚定地开展和平进程,这将是一个宏伟的,确实也是耗费巨大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但在此方面对于柬埔寨以及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来说,代价是巨大的。

请允许我代表密切参与这方面的另一个问题——塞浦路斯问题——的国家祝愿秘书长在使这一争端得到协商解决方面取得特别的成功。他知道我们将充分支持他努力说服直接有关各方进行谈判,然后使问题得以解决。

通过所有这些不同的事件,所有这些不同的问题——还有许多问题我尚未提到——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相同的趋势。这一趋势的方向是更好的政府、更有代表性的政府、各国间更好地合作以及更加照顾到个人及其权利。对历史有些了解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个潮流将以同样的力量同时席卷这里所代表的各个国家和大陆。将会有堡垒

存在,极权主义统治仍然只是遇到微小的挑战。将会出现我们曾希望已经消逝的过去中复活起来的残酷和血腥的争斗。将会有挫折,在有的情况下产生了希望,然后却出现拖延甚至逆转。如果我们中有人认为只有一种模式、一种体制能够反映这一趋势,那将是过于自傲。没有什么威斯敏斯特模式、巴黎模式、华盛顿模式、当然更没有什么克里姆林模式可以毫不更改地出口到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我们都以不同的方式着手处理问题。

在欧洲共同体内的谈判中,我们正作出巨大努力,以使欧洲各主权国家今年年底前采取共在同行动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个重要的欧洲步伐。我已提到,苏联人民面临着一些完全不同的问题,他们将找出他们自己的答案。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同样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推托责任的时代已经结束。1950和1960年代的论调——我记得它过去带单调乏味地在这个大会堂里回响——已失去意义。在1991年,已不能将坏政府归咎于帝国主义。也不能再把缺乏繁荣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过去十年的证据、事实和经验证明恰恰相反。我认为联合国、我们所属的英联邦和各区域组织都能促进这一现实主义的态度扩大和加深。

我们难道不是在谈论以协商同意取代命令、以更加自由的贸易取代贸易保护主义、以政治诚实的政府取代腐化、以民选政府取代专制以及以各国进行合作取代企图控制他国。这些是《宪章》也是《世界人权宣言》中明确阐述的目标,有时它们似乎是遥不可及。我认为,由于最近的各种事件、它们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我们英国、英国政府在联合国将热情积极地努力,使所有国家都能实现这些目标。

迪恩斯特比埃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首先,允许我祝贺沙特阿拉伯希哈比大使当选大会主席。我祝愿他在履行其责任时获得圆满成功。

同时,请允许我向他的前任德马尔科先生表示我的感谢,他代表着一个小国,但是他有勇气指出本组织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他以前人少有的果断指出了这些问题。

我还要十分高兴地感谢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指导本组织的工作时,表现出了崇高的远见。这位政治家的宽宏观点证明是符合我们时代

的。他的正直和信念值得我们钦佩。

让我欢迎我们的新会员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共和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我们期待着这些新会员国作出积极贡献，我们愿同他们在各类议程项目上同他们进行密切合作。

去年的常会是我作为一个摆脱了集权主义的国家的外交部长所参加的第一次会议。自那时起，我一直在认真考虑联合国在我们这个已经有如此巨大变化的世界中的作用。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创建联合国就是为了维护和平，而为什么本组织过去在终止冷战方面所作的贡献如此之小。

我代表过去两年里在自由的道路上经历了急剧变革的国家之一。这种转变正在帮助改变世界的政治地图，所以也许我们有某种权利，甚至是一种义务，来判断联合国在适应新的脉搏并为了大众利益而作出反应的能力有多大。因此，我希望我可以有借口抛弃传统作法，把对今年议程的单独项目的评论放到主要委员会的讨论中去。

请允许我解释哈维尔总统两年前在讲到我国形势时所说的话。我们的组织也并不是真正的兴旺发达。它的历史是争议很大的。成功同失败相交织。

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寄予厚望的联合国变成了冷战的战场。它受到了所谓国际阶级斗争这个虚假的概念的严重影响。它没有能够处理对它自己的《宪章》和国际法的公然违反。从我的观点来看，最痛苦的失败当然发生在1968年，当时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了华约国的侵略。

之后，在所谓的超级大国缓和时代，我们目睹了联合国更成了观点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发言论坛，从而掩盖了联合国没有能力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事实。我们目睹了多边主义思想的逐步毁灭以及本组织剩下的最后一点威望的毁灭。即使绝大多数会员国都表示不赞成也没有能够防止这个论坛遭到维护侵略和暴力的人的亵渎。

但尽管如此，本组织在非殖民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为国际法的发展和编纂作出了贡献。它象一把包容许许多多有用的机构的大伞，为我们大家提供了服

务。这些机构处理包括从工业发展和原子能到保健和电讯的一切问题。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会堂在每年9月份成为那些也许没有任何其它地方可碰头的人的会面场所。

现在,本组织活动的黑暗阶段看来似乎已经结束,好象本组织的革新只是抓住时代精神和进行几次组织上的改善问题。

确实:目前的形势要比我们中任何人在不久以前敢于预测的要好。我们已经看到阻碍对事务有一个现实看法的意识形态的对抗的终止。作为东西方冲突支柱的思想意识一旦崩溃,四十年来一直威胁着全面摧毁的东西方冲突实质上也就自我解决了,充分证明了其虚弱本质。人类的利益再一次成为得到充分承认的优先考虑。两极世界的崩溃复燃了我们对于多边主义的新的认识。两年以前,秘书长正确地指出:

“联合国在积极介入为世界一些动荡不安的地区带来和平的活动。……人们确实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寻求它的援助。”(A/44/1英文第3页)

人类的三分之一再也不受集权主义制度的控制了。但是,本组织经常似乎不能超越它自己过去的阴影。这就是为什么它没有站在世界发展的前列,为什么它仅仅是迟钝地和不完善地反映这些发展。根据本组织任务的广泛性及其紧迫性来看,这种局势就更加令人感到不安。

联合国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在以可怕速度扩大的北方和南方的鸿沟之上架起桥梁。如果这个世界是被物质和社会福利的巨大差别所分割的话,我们所知道的文明在本世纪末就不可能有机会。一种意识形态的崩溃是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同样紧迫的是要解决那些联合国的缔造者只能模糊预见的一些尖锐的全球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现在已变得无所不在。它们在包括环境、能源、人口和移民等一系列领域到处可见。我们正在目睹国际犯罪、恐怖主义、吸毒和新疾病传播的令人震惊的增多。这些现象不仅仅破坏个人,有时甚至会破坏整个民族。如果联合国不能对这些超国家的问题作出比迄今为止更有力的反应,它将根本没有能力来处理严峻的全球问题。这关系到人类后代的幸福。我们《宪章》的序言要求我们“使人类后

代免遭战祸”，但在文明可以以一系列其它完全无法预测的方式进行自我毁灭的时代，光这样是不够的。

我建议，例如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一起考虑作出强大努力把武器生产变成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活动。将要在巴西召开的环境和发展大会将会涉及这个问题。

我相信本组织应把捍卫人权这一捍卫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作为它的主要目标之一。仅仅编纂这些权利规则或辩论这些权利是否得到了很好的捍卫是再也不能满足要求的。我们当中那些经历了所谓“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的逐步退化的人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全面、彻底地实行这些权利的话，社会中其它东西也将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空架子。

我们还意识到，只要贫穷与受苦难者的生活条件不得到根本的改善，他们就不会享受到其人权。因此，这两方面的进展是相互关联的。忽视世界任何地区的侵犯人权现象，在道德和政治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我们在遥远的过去和最近都有此经历。我们确信，如果所涉及的问题是防止残酷、蓄意和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自由的话，就不可能以主权和不干涉原则进行辩解。实际上，有必要在这方面更进一步。具有适当权力的联合国应保持警惕，注视世界各地人权情况，而世界各地人民应当能够依赖它的能力纠正侵犯这些权利的情况。

所有这些引起了一个问题，联合国能否胜过其会员国的总和？我们不是年复一年地被告知联合国不能取得多于其会员国允许的成果吗？如果这种情况属实的话，我们还有权批评它和争取改进吗？我认为，发现《宪章》中不仅一个线索导致更好的解决办法。它的真正的潜力几乎尚未开发出来。《宪章》约束全体会员国以能够使联合国成功实现其目标的方式采取行动。

我们这个世界组织必须胜过其会员国的总和。具体的国家利益常常——有时是无情地——与我们的共同利益发生冲突。应当能够把这种冲突控制在合理与相互接受的限制之内。将自己的利益置于更高的国际需求之下，也是对其自己有利。在这点上，大国和小国以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不应有任何差别。正是共同负责和容忍

的程度区分一个软弱的联合国和强大的联合国、一个瘫痪的组织和一个有效率的组织。。

一年以前,大会在波斯湾战争的笼罩之下召开会议。今年,我们在这场战争难于终结的征兆之下开会。传统的东西方争夺的结束,自然促进了和平的恢复。联合国在这一点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帮助反击侵略并恢复了法治。这是一个严肃的考验,看联合国是否能够应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是否能够对赤裸裸的侵略作出反应。联合国在这一考验中没有失败,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确实,联合国并未能够阻止伊拉克的侵略,没有找到解决危机的外交办法,甚至没有利用其《宪章》中阐述的安全机制。然而,联合国本着其《宪章》的精神行事,促成了安全理事会与和平联盟之间的有效合作。所以联合国确实在迫使侵略者在面对国际社会时退却方面发挥了作用。

人们去年对在实现正义过程中使用武力会削弱联合国担扰,这已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此外,它再次表明极权和专制政权很可能诉诸战争和使冲突升级,而民主国家则是法律与和平的指路明灯。人们从中得出一种明确的道德寓意:任何想效仿伊拉克的人,都不能指望这样做而不受惩罚。这也适用于明显准备采取战争行动的情况。基于主权和不干涉的反对意见必须抛弃。此事涉及的利害极大。每个慕尼黑式的行动都会导致总是比它想要防止的灾难更加严重的灾难。

海湾战争的寓意尤为重要,因为海湾不是唯一的冲突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冲突甚至在至少早些时候似乎稳定的欧洲发生。

去年的事态发展再次证实正义和安全是分不开的。我们的共同安全取决于实现以各项普遍有效的人类原则为基础的团结,这表明了联合国应当走的方向。

这些原则的执行将使联合国能在南斯拉夫以及中东出现的引起我们大家关注的冲突中作为调解人起更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召开中东会议以及取消把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等同起来的决议,将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步骤。

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机构的存在,可在很多情况下影响各国的行为,使之不必借助

使用武力这一最后办法。

审查大会的议程有时是令人失望的。它年复一年的顽固搬出各种显赫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唯一要点就是就过时的决议进行辩论。例如，处理几十个年复一年的以实际上没有改变的形式通过的裁军决议有什么意义吗？解决这些问题的环境已发生根本变化。我并不怀疑善意和低估坚持不懈地谈判努力，但认为实际结果与在这些问题上花费的努力与资源是不相称的。这些努力不过是把一叠叠无人阅读的印刷品放入落满灰尘的档案架。我刚才提到的问题也涉及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活动。东西方关系中最重要现象，无疑是消除两级化。然而，经济领域中应当真正对联合国有教益的是以用行政方法把富人的财产重新分配给穷者的设想基础的制度的彻底崩溃。

然而，联合国迄今在很大程度上使其活动基于这种想法。这种想法仍然渗透着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现有概念以及一大批其他文件。这是一条死胡同。中欧和东欧国家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到知，这种制度最多导致经济停滞，然而更可能导致普遍和无法禁止的衰败。捷克斯洛伐克不幸证实了这一点；它今天位居欠发达的国家行列，他与很多其它国家一样，感到更加急需外国援助。然而，我们的态度基于这样的前提：任何援助都不可能是永久的财富来源。它只能促进将使我们自己创造自己财富的根本改革。

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正确要求和需求无动于衷。尽管我们自己有各种困难，我们还是要为尽可能有效地致力于帮助他们。但我和我的一些前任观点不同，我不是要在这里陈述有关我们外援数量的虚假数据。这种援助目前将是很微薄的。然而，这种援助将更加明显地用于联合国范围内有效的发展项目，并且一俟我们的经济情况允许，将有所增加。

然而，我们对联合国各项方案中存在的缺点表示极为关注。本组织各官僚机构和受援国侵吞了指定用于发展援助的大量资金，用于发展本身的资金则所剩无几。我们都知道无休止的评估团竭力避免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对自身的无用之处进行评

估。我们不能接受目前联合系统组成部分之间协调不足的状况。他们机能重复的程度令我们大惑不解——如果机能重复这个形容词是妥当的话，因为出现了不是两个而是三个或者更多的联合国机构支持设在同一国家的各办事处的情况，各办事处都处理同样的问题，但是由于努力和资金分散，事实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我们都认为本组织有必要适用对其行动所提出的日益增加的新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在各个方面都要求进行改革：联合国机构组成，即相互关系和开始工作的方式，秘书长职权范围，秘书处地位以及联合国资金筹措。

然而，只有变革导致情况明显好转时，变革才是有意的。令我感到鼓励的是，正在发生这些变化。我们决心竭尽全力促进这些变化。

我特别想到的是从宣传战过渡到现实的谈判，从呆板的点票到努力达成一致的意见，这些努力应当导致改革利用预防性外交的条件，或许甚至导致接受一个仲裁法庭概念的条件，因为这种法庭可以成为解决争端的重要机制。会员国的意见也反映出积极的变化。我们很高兴七国集团成员国在其7月份于伦敦召开的会议上强调决心加强联合国并将其变为保护和平、世界安全与人权的更为有利和有效的工具。

当然，我们知道很难一致同意那些是使联合国难以更为有效的工作的障碍，需要改革什么。例如，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就是需要加以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协商一致原则是个持久的原则。你们不必在担心意识形态的对抗会导致投否决票。事实上，否决权时至今日才成为达成协议的工具，因为他迫使拥有这种权利的国家谋求协商一致的解决办法。

然而，其他改革也应当立即进行。每天看到各国外交部长在一个几乎没人的会议厅中陈述其国家对议程每一个项目的立场的确有些滑稽。应当能够事先分发书面立场，并将会议用以讨论确实是压在我们身上的问题。假如有这样的程序，每个人都会很高兴参加会议。例如，应当能够合并大会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有些机构进行毫无新意的讨论并且摆出似乎联合国就为他们而存在的样子，我们必须认真

评估这些机构是否继续实用。大会议程的效能问题也是极为紧迫的问题。进行这些变革本身将会使《联合国宪章》重获生机,使我们没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改。

本组织即将成立50周年。合理并经过周密考虑的变革会使本组织在五十周年获得新生,生机勃勃。

今年六月在布拉格,我国总统瓦克拉夫·哈弗尔就适应并形成我们迅速变化的时代所需要的精神发表的一些看法。我认为我们可以本着这种精神进行我一直提议的种种变化。因此,最后我想引用哈弗尔先生的话。他说:

“事实上,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巨大希望而产生的巨大而紧迫任务也使我们所有人感到有些惊异。

“随之而来是什么?我想说两点:第一,我们必须不怕引导我们走向遥远未来的大胆、非同寻常而激烈的决定,并为此作好准备;其次,我们必须理解艰难而支离破碎的领域,这些领域有时晦涩难解,相当危险,而我们就站在上面并且必须对其作出决定。”

下午1点散会